



安陸府金石存佚考卷之十二

鍾祥縣

孟亭記咸通四年皮日休撰

輿地碑目

江陵寄居李耆壽嘉定庚午於郢州白雪樓之倉側
得斷石一塊上有六十五字乃唐率更體文理斷續
不可讀其間有孟先生三字終於波動岳陽城五字
則知其爲孟亭記今石尙存

同上

碑久佚文見本集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

作遇思入詠不鉤奇抉異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
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有芙
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疎雨滴
梧桐樂府美王融有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
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
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
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勝數嗚呼
先生之道他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
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
陽人也旣慕其文亦覩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歠

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
右丞筆先生貌於郢之亭每有往觀之志四年滎陽鄭
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責則
先生之貌縱視矣先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
者之名趨廝走養朝夕言於刺史耶命易之以先生姓
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
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著於亭乎君
子以是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
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旣徹立
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皮子文藪

湖表金石存佚考 卷十一
孟亭壁記李復撰崇寧五年八月

文見本集

孟亭昔浩然亭也世傳唐開元間襄陽孟浩然有能詩聲雪途策蹇與王摩詰相遇於宜城之南摩詰戲寫其寒峭若吟之狀於茲亭亭由是得名而後人響搦摹傳摩詰所寫迄今不絕咸通四年滎陽鄭誠來刺其州語其寮屬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凡書名者皆貶之也安有高士之名目呼於趨走僕隸之口遂易之曰孟亭唐人皮日休曰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鉤奇抉異齷齪東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北齊

美蕭瑟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梧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夫若此言詩非知詩者也吾觀浩然詩高尙馴雅澄淡精緻頗有佳趣難以一二摘句比舊誌云襄江在襄陽縣南二里三十步出柳子山下分兩派北流爲檀溪南流爲襄水按方輿記涑水亦名襄水荆楚之間水駕山而上者皆呼爲襄襄上也猶書所謂懷山襄陵也又水經云沔水東過襄陽縣北漢水也襄陽耆舊

傳云峴水山下漢水中鱖魚極肥而味美土人採捕遂以槎斷水世謂槎頭縮項鱖爲水族之上味浩然嗜鱖魚其詩有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烏泊隨陽雁魚藏縮項編又曰試將竹竿釣果得槎頭鱖此詩人多誦之故杜子美詩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如今耆舊無新語漫鈎槎頭縮項鱖予崇寧四年九月將漕畿右巡按過郢訪舊亭廢已久矣諭假守錢君邵復立之明年八月再至亭立乃以舊名題之因書幼昔所聞及皮日休之論於亭壁

滴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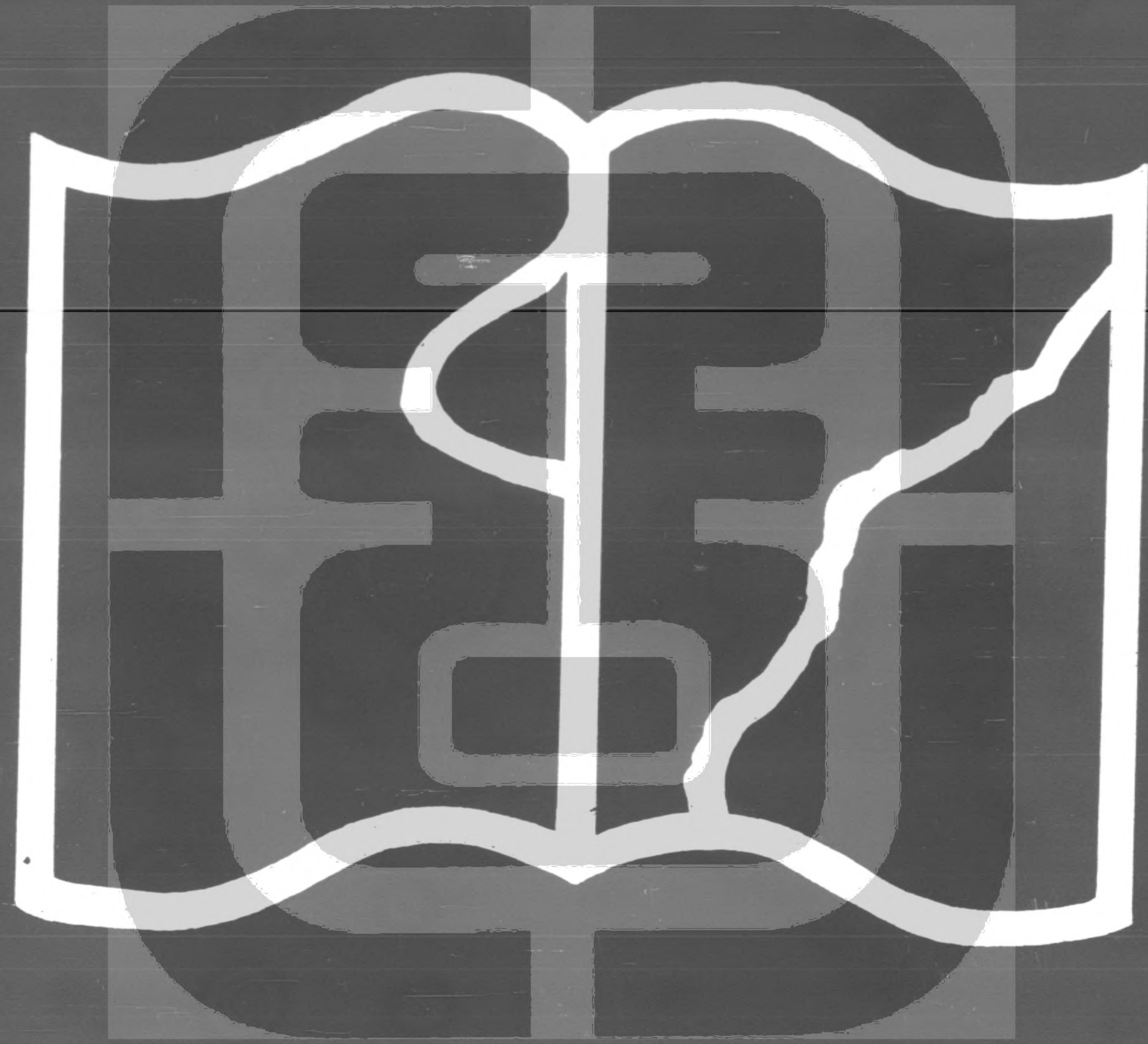
郢州新修縣尉司記張擴撰元豐七年六月一日

碑久佚文見本集

九品之官視縣尉爲最賤九州之地郢當僻陋州城北百許步尉舍在焉老屋十餘間腐黑撓折遇雨水行堂室中冠巾皆濕蛙蛤爬沙出沒柵間與人爲忤每大風至其上索索有聲同入如揚篩眯人目不得開屋下之人疑將壓焉尉至賤故無錢力可繕完便與歲月因循益老而增朽以壞也予以貧得爲尉不敢擇地故鄉水陸四千里乃不知險且遠郡憐其眠食於雨暘間也得錢五萬四千尉舍始完予東吳野人無適時用非所宜



原件短缺



原件破损

仕於此時者故曰恐招罪悔尉舍既成自爲之記且具
隻雞斗酒以落之因自曉曰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
予愚幸無用於時從下士之列而又易於去就平日學
聖人之道將進而行將退而藏亦猶食柶梨橘柚爾其
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予不知孰爲不可也楚江之濬
有舟有楫使予得南浮瀟湘觀洞庭夷猶於瀾漫演迤
間東望澱江接竿鼓棹而遊忽焉以清予憂良自幸哉
入語妻子曰汝曹姑複被以待

東隱集

五顯廟記秩掌紀善事姑蘇周詔撰文戶部尙書孫交
書丹浙江布政使司右參政沈文華題額正德十五年

五顯廟在安陸府城南

五顯者水火木金土之精顯設於天地而主宰乎萬物
者也蓋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
然萬物生生各有神以主之統而神之者太極分而神
之者五行矧五行有體有用有聲有色有性味凡布濩
流行於天地間者無時不有無事不具故箕子演治天
下之洪範以告武王必先之以五行可見五行祖於太
極人物祖於五行五行之主宰而設也非聖而不可

知之神乎粵昔姬周於四郊祠五帝劉漢祠五時至李
唐五神降稱爲五聖始創廟立像竭誠妥靈四方聞之
鱗集輻輳以五神降格有功於國福祐斯民無時不顯
故又稱爲五顯是後廟號止名五通大觀中賜廟額曰
靈順宣和間封侯淳熙初封公嘉泰二年封王至理宗
又改封一曰顯聰昭應孚仁廣濟王二曰顯明昭烈孚
義廣祐王三曰顯正昭順孚智廣惠王四曰顯直昭佑
孚信廣澤王五曰顯德昭利孚禮廣成王自宋以後祠
宇徧天下或稱爲五聖或稱爲五顯或稱爲五通廟貌
服色則有青黃赤白黑之分隨五行之色也郢城之南

元妙觀之側有五顯靈順廟創自元末國初其時寬廣
迨永樂間隳故鼎新反致湫隘近年來感其靈貺而祈
禱者多宏治癸丑安陸會首孫宏輩目睹廟宇迫狹欲
圖宏敞工力未翕正德己卯夏興藩陳英范果郢州李
銳商大魁輩重修恢拓垣宇一新廟貌塗暨丹雘煥然
生輝猶恐後日猶夫今也乃礮石爲碑徵余記其事因
繫之詩曰郊郢陽墟襍遯民廬元妙觀側五顯神居廟
貌洋洋威靈赫赫血食一方雨暘時澤體陽福善體陰
禍淫吉凶不爽智愚咸欽余爲掄揚欲感善信有誠有
神捷桴響應勒碑刻文式紀神功揭虔祈禱悉至感通

京山縣

京山郭橋記貞元十年郢州長史劉丹撰

輿地碑目

碑久佚文見邑志

聖人肇於造舟後代相沿不易梁澆有服隨之說棧劍
爲資蜀之要取諸大壯以濟不通於梯山之徒納職之
命傳國之利厚家之貨不可斯須而廢其有不欺女信
嫉惡蛟毒良以期徵於納履讓或伏身於見執發機雖
異而致名之蹟同也夏禹疏洪水除其昏墊庖羲乘馬
牛廣乎運載皆垂致遠之計將以貽厥後嗣國以人爲
本民以食爲天行李滯塞何繇遂於謀生哉以身觀身

以國觀國自天子至於庶人無有不因力製造取贍於民之業矣楚郢之境西浮漢江草創之始東馳京嶺古風遺事有陽春白雪之美淒然不變中改温州之邑仍角陵之井次易新陽之號立京山之稱會府無巨川之濟歸里及巾車之敝誓心無題柱之所攜手絕叙離之地冬涸則邱坎險澁夏漲則奔騰浩淼憧憧往來行人阻之我州尊滎陽鄭公權衡以心利劍在手辭北闕以作牧褰赤帷以御人必能剗剔姦邪懲革汚俗不然何以克承斯後以安疲庶京兆韋於屈爲宰服黃綬於鄂潛縮銅章於郢上下馬而黠吏破膽愛民而政聲盈耳

先難後易靡不有初恕已遠躬終亦如始矧能貶食省用均賦守官捐不急之繇行以時之政木取於市百倍於市價庸於工畢樂於工可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也鑿堆補罅遷曲於直夷陵就谷奠礎於水平板榦法於砥礪具畚築削於高阜凭修闌而植髮運眼互虬梁而睛虹可指然後施諸頽廢飾以皜粉樹華刹而表道刻堅岷以旌德不惟招襁負接土物抑乃光里閭壯郭郭使後躅動思賢之詠居人懷勿翦之感余名竊佐州承牒觀風兼以求瘼觀奇績而不刊不立孤爲僚而徒飲徒啄書之於石以彰永好且題且記告於守者貞元十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立

攝曇寺塔銘廣明進士尹璞撰在京山縣
寺已廢塔碣僅存

舍利之塔因空生相階列九級堂開方丈風搖金鐸聲
滿天上我疑鬼工不可名狀於萬斯年永共瞻仰

鄭工部文寶詩刻

工部在京山有寒食日經秀上人詩云花時懶看花
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篆書刻
石在縣多寶寺中

塵史

郢州趙橫山慧通禪院先師和尙碑銘并序鄉貢進士
饒光輔撰進士蕭賁書并篆額至道二年
碑尙存文多殘缺

京山新學記鄧州通判程祁撰崇寧二年

碑久佚

熙寧元豐間祁以諸生遊太學恭惟神宗皇帝躬不世之資斟酌古道以養成士類當爾之時學術純粹如出於一揆中泚之莪新田之芑方且翹翹整整若將可以爲數十世之積嗚呼可謂盛矣崇寧之元今上講明紹述之政聖敬昭假光明緝熙登用舊臣首頒學制於是敷天之下畫土成邑者皆得以置學凡熙寧元豐所以幸賜三舍者舉而興之方詔書始頒聞聽翕習秀民黉老往往感激爲之墮睫何則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士不

宿學民不嚮方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者今幾何時矣
一旦明目拭眚復得觀園橋門之遺風於傳有之周之
士也貴然則朝廷之所長育人材者不在茲乎郢州京
山縣地廣以遠民能自力於本務耕鑿織紉循楚之舊
河東節度推官博陵劉幹字化權適爲之令其爲人通
敏閎爽好古不倦和與之同賜集英第以故往還極款
化權嘗爲和言縣學狹隘無區舍可以容士夫子殿僅
庇風雨春秋時享至無位以行禮念欲改作而未有因
也及被詔營繕和與化權之意大相愜塞乃相地之宜
而斥大之廢角陵舊驛包之垣墉翼殿有廊繇門而進

則皆次序設席以尊晨講分齋以聚朋來褒衣之士鼓
篋而至者蓋相望也先是邑之四境環口衆山澗溪聯
絡并走城下夏秋之間忽作淫雨水出不意兩嚙縣郭
官私廬舍多被墊溺口縣學凡三口口乃克口口口
竊口口口口世不可逢之盛時舉行百代不刊之典
而又口邑之人相與鼓舞欣躍不戒而工具爲水所苦
屢作然後能就噫事之難立也乃至於是吾懼後之人
忽不以爲意而墮吾修也子與我厚願得爲之記而鐫
之於石和之文不足以行遠也然不敢以固辭姑次其
歲時而謹書之崇寧二年十月朔日記

京山廟學記國子助教陶鑄撰至正七年

碑久佚

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悠久自契元王敬敷五教於堯舜之世太乙成湯日新盛德微子象賢統承先王其所由來固已遠矣吾夫子復以至聖之德垂範百王其廟貌之嚴享祀之盛宜其永世無窮也在當世見而知之者若顏曾閔冉以下七十二子羽翼聖道者至矣嗣而緝熙者則有子思孟子與大儒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等或以傳道或以闡經以至於宋之九賢我朝之許先生總而爲從祀者百有五上自國學以及郡邑凡有廟

貌者皆列祀之京山在漢爲新市李唐始爲縣以隸郢縣故有廟學而兩廡從祀闕至元丁丑始於荆門州學得畫像縣尹賈侯泰亨至以爲畫不莊不稱瞻仰乃命工改塑像而廊廡狹隘弗克盡容至正五年春縣尹沈邱泰侯伯顏不花下車之初首與教諭周德孫義出學廩及率邑之義士廣西廡四楹增塑左邱明以下三十二位而主簿廣平郝君執禮縣尉張敦復典史王宏克贊之經始於至正六年三月落成於明年四月而後從祀之數與他郡邑等按禮有春秋釋奠於先師開元更定始以吾夫子爲先聖以顏子配從祀之位代有所增

則百世之下得從祀者安知其止於今日而已哉先聖之位吾知其終古而不易矣說者謂堯舜孔子俱大聖人而夫子獨得廟祀曾不知方堯舜盛時賢臣滿朝而契獨敷教吾夫子實元王之裔則天之生聖人固不偶然矣庸人俗吏視學校教化爲緩政而不知天叙天秩不可一日之不敦世道衰微則三綱淪而九法斲政之大者莫重於此今縣尹泰侯獨能以教化爲先務教諭周德孫義能以學校爲己任可謂知所本矣主簿郝君自上都學官三轉而佐是邑故凡贊其事以成厥美又孰非詩書之澤濡染之化哉茲用刻諸堅珉以俟來哲

至正丁亥孟夏記

辨頓張氏堂記范致虛撰蘭軒記朱震撰

京山境地名辨頓豪民張祥雄於鄉閭名田藏緡金銀布帛皆以億計故里俗目之爲十萬紹興初巨盜桑仲橫行漢沔間所過赤地張聞其且至以貲財孳累之衆不能移避於是整頓舍館烹牛屠猪釀酒先路迎之桑甚喜爲之駐畱至於累月凶徒相隨日夕醉飽仍各有縑銀之贈桑約飭丁寧秋毫不犯張有笄女從簾下窺覘桑見其少女欲得之張不許桑怒曰吾業爲不義殺人如踐螻蟻今全爾一家可謂恩惠而眷惜一女子耶張懼亟以嫁之畱旣久哨聚數

萬眾無物可食遂盡戕其家猶以妻故收拾其骸瘞於堂中作大家掩畢而去獨挈妻俱行其少女奔出外得脫張屋基址尙存有奇石高丈餘巖壑穿穴宛然天成宣和時花石綱欲取之以入京重不可移而止今士大夫過之未有不瞻翫咨惜者堂記石刻猶存范謙叔所作又有蘭軒記朱子發所作故屋惟門樓在彼人徒以爲東岳行宮小殿其大可知矣

夷堅志

隍城義冢記都統制趙淳撰嘉泰元年十二月

摩崖書

余少從軍往來襄漢每見隍城寺西山石特異徘徊登覽疑有佳處紹熙壬子治兵越郢縱步山間多崑盤旋寬若室居內有小穴塞以塊石去石俯入乃一大洞虛明秀潤可容數百人今使君王公之邁榜以壺天遊者誇勝寺僧紹洪復於其側搜叢翳得小洞三中多遺骸因而有感遂開鋤大洞中枯骨尤不可勝計詢之父老以爲建炎初羣盜蜂起以人爲食驅掠吾民貯之洞中饑餓枕藉而斃嘉泰辛酉冬余被旨視邊道經隍城洪

具以告因命洪聚殖高原名以義冢捐俸命僧誦經施
戒庶幾各俾獲遂生化嗚呼吾國家愛惜民命如護元
氣不忍一毫重傷之豈意遭時異變而無辜民魚肉於
羣盜之手可不痛哉想夫風雨晦冥霜露慘悽驚魂悸
魄出沒崑穴無所歸宿繼今以往所謂依草木以爲形
像狐狸以爲怪者當不復有矣然義冢之立蓋傷其無
辜之意非曰作緣事以徼福云是歲十二月記

天門縣

陸文學傳鴻漸自撰

集古錄

文見文苑英華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字羽名鴻漸未
知孰是有仲宣孟陽之貌陋有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
人才辯爲性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或與
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瞋又與
人爲信縱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訾也上元初結廬
於茗溪之湄閉關讀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
常扁舟往來於山寺隨身惟紗巾藤屨短褐犢鼻往往

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
自曙達暮至日黑輿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
蓋今之接輿也始三歲憚露育於竟陵大師積公之禪
自九歲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予荅曰終鮮
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
爲孝乎羽將受孔聖之書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
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予執儒典不屈
公因矯憐撫愛厯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厠踐泥圻牆負
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
地爲字他日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

所做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
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芟翦卉莽以門人之伯主
焉或時心記某文字惛然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者不
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云恐歲月往矣不知其書
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怨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因
倦所役舍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諠談三卷以身爲
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
吾本師有言我弟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
也以吾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捐樂工書天寶中鄴
人酺於滄浪邑吏召予爲伶正之師時河南李公齊物

黜守見異提手撫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
後負書於火門山在縣西北五十里後以俗忌改名天門山鄒夫子別墅屬
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
白驢烏犍牛一頭文槐書函一枚白驢犍牛襄陽太守
李愷見遺文槐書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二物皆己
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大口過
江予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
文多所諷諭見人爲善若己有之見人不善若己羞之
忠言逆耳無所迴避繇是俗人多忌之自祿山亂中原
爲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

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八
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厯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
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竝貯於褐布囊上元年
辛丑歲子陽秋二十秋二十有九日文苑英華

此傳歐陽公收入集古錄中當是石刻而不言所在
新唐書隱逸傳卽据此文增入也又按周愿牧守竟

陵因遊西塔在縣西門外覆金洲上著三感說云愿頻歲與太

子文學陸羽同佐李公之幕李齊物子復字初陽兄呼之羽自

傳竟陵人當時羽說竟陵風土之美無出吾國予今
牧羽國憶羽之言不誣矣羽字鴻漸百氏之典學鋪

在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遊加以方口譎譎坐
能諧謔世無奈何文行如軻所不至者貴位而已矣
我州之左有覆釜之地圓似頂狀中立塔廟篁大如
臂碧籠遺形蓋鴻漸之本師像也悲歎似頂之地楚
篁繞塔塔中之僧羽事之僧塔前之竹羽種之竹視
夫僧影泥破竹枝筠老而羽亦終一統志覆釜洲陸羽所居後葬此
予作楚牧因來頂中道場白日無羽香火一統志陸羽在覆釜
洲遐歎零落衣搖楚風其感三也其言有此傳所未
及者因并錄之

夢野亭記在復州景祐五年郡守王琪撰輿地碑目

復州寶應二年移理竟陵縣元和郡縣志

竟陵晉天福初改曰景陵太平寰宇記

夢野亭在景陵縣治西南隅一目而盡雲夢野最爲
郡中勝絕宋景祐中州守王琪建有記晏殊宋祁吳
育蘇紳石延年皆有詩張耒詩云高薨巨桷壓城闔
平視如將七澤吞幾度春光招宋玉碧闌干外獨消
魂明統志

鴻軒記張耒換元符三年

鴻軒在景陵縣北宋張耒謫居日建其側植薔薇臨別題詩云單車又向黃州去風月相望一嘆嗟又云

他人若問鴻軒人堂下薔薇應解語明統志

鴻軒者文潛讀書舍也客有言曰吾聞之時其往來以避寒暑之害而高飛遠舉能使弋人無慕者鴻也今子以憊暗不見事幾得譴辱於聖世蒙詬忍恥於泥塗苟升斗以自養而欲自比於鴻不亦愧乎張子曰子之言是也然予居此己卯之秋其遷也庚辰之春與夫磬磬陂潭中獵食以活秋至而春去者得無類乎客曰然宛

故起居舍人張公文潛以元符二年秋坐元祐黨人
謫復州監酒明年春徽宗踐阼起通判黃州以秋至
而春去託諸鴻以名軒軒之壞已久而邦人思之不
釋嗚呼其孰爲思之耶廣安楊伯洪來攝州事自皮
陸諸賢以來頽宮廢址咸爲興復是軒亦居一焉而
屬余題榜且識歲月顧臯戾之人何所容喙每愛其
集中有坐局沽酒與務中晚作諸詩豈惟素位而行
無一毫不自得且方矻矻於所當事者焉詩曰敬天
之怒無敢逸豫此未易與俗人言也伯洪以爲何如

魏了翁題

鶴山集

復州蘭亭

景陵一本自第一行首至第七行末裂文甚大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日久郡守何文度得之紹興丁丑歲十月十有二日跋

桑世昌蘭亭考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闕會字又永字與二行會字三行畢字四行修字五行爲流二字六行弦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因字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昔下二字作圈夫字上露初也字末行文字稍重乃景陵郡齋郡舊物湮沒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

胡祭酒頤菴集

景陵重修儒學記湖廣等處行中書省進士景坤厚撰
武昌路通城縣達魯花赤兼勸農事完迓帖穆書丹朝
列大夫沔陽知府兼勸農事安禮篆額至元四年

碑在天門縣學

學制與王制均盛衰是故學制備然後王道得理勢相
須此其驗與三代盛時王宮國都閭巷各有學王公以
下及庶人子弟皆鑄禮樂而陶詩書逮至成康刑措不
式道化之入人深也如是哉然則士之生斯世者抑何
幸耶王道之易易從可知已春秋叔世學校廢弛時則
鄭人有子衿之刺泮宮能修時則魯克獨興思樂之頌

其他教化陵夷風俗頹敗茂國不然吁學校之有關人
國也焉可誣哉仲尼有憂之以其學制者寓書法當時
雖若無補而百王治道蓋此宗焉吁秦漢以降國家治
亂考諸學制可見耳我皇元文教經宇內凡幅幘數萬
里荒陬僻壤無不建學廩廩嚮乎治矣況景陵爲內地
其可使學宮侈剝蕪滅不稱聖人之居乎舊制弗茸縣
文學荆門州傅珪始至則惕然曰有如夫子廟學不治
罰其可辭則歲廩單惡弗克究於時沔州守汲郡安侯
朝列行部勸課蒐剔隱伏得豪右侵占乾沒學田者八
九人皆股栗喪魄披露首服視舊租入增爲石者壹阡

四百有奇繼以監縣忽都不花承事教諭傅珪則鳩工
度材晨夜展力悉究而一新之有嚴其門有覺其堂齋
廡翼翼庖廩殖殖學宮有次師生有膳先是禮器朽蠹
迺范銅而壽之爲器一百五十餘件計肇工於至元三
年十一月至至元四年戊寅秋七月十有九日壬子訖
工具請於蜀郡景坤厚曰子爲我志之余不敏鑱名於
石敢不懼與然則非我聖元無以廣其制非安侯無以
啓其功非忽都不花承事傅珪無以旣厥事是則書志
也觀王制者於是乎取可不懼哉相與樂成者主簿捏
古迭兒將仕縣尉汪文義典史李彬司吏徐仁富江朝

宗耆儒王天與龔鼎和至元四秋八月吉旦

荆門州金石存佚考卷之十三

荆門州宋爲荆門軍

蒙泉詩沈傳師正書宇文鼎詩寶曆二年四月

金石錄

蒙泉詩沈傳師撰宇文鼎書

墨池編

碑已佚詩見方輿勝覽書撰人名金石錄與墨池編互異而通志金石略凡兩出一以爲宇文鼎書一以爲沈傳師書恐當以墨池編爲正也

京路馬駸駸塵勞日向深蒙泉聊息駕可以洗君心

方輿勝覽

荆門軍有惠泉李德裕題詩云茲泉由太潔終不蓄

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祇自貧

後四句云明璣難秘彩美玉詎潛珍未及黃陂

量滔滔

豈有津至今碑版存焉本名蒙泉沈傳師有蒙泉聊

息駕可以洗君心之句而德裕乃直曰惠泉

韻語陽

秋

蒙泉在硤石山之麓

硤石山一名蒙山一名象山

南曰蒙泉西北

曰惠泉每晝夜兩潮水溢數寸

輿地紀勝

蒙泉龍堂小記王之望撰紹興二十二年十月

碑已佚文見本集

荆門為邦依泉而立飲濯烹飪咸仰以生下流灌溉功利尤博唐人題詠目為蒙泉而今所封實惠泉或曰北

為惠南為蒙蒙今微而惠特豐惠泉故有亭祠龍局鏞嚴闕兵火之後結茅故基久益隳陋神弗顧歆日就湮穢紹興庚午冬余始至官覽之慨然明年春軍城大火載葺民居以其工力之餘稍加疏汰出其瓦甃榛壤積如邱阜如鼻出室如眼出翳源流益滋地用淨徹夏苦旱曠築壇其傍而禱焉牲血未凝而雨又明年春起皇華之館正洗心之堂於是部民甘懋請新泉上之亭而幾治之夏四月戊子落成堅壯雅潔還承平之舊觀庶應歲則薦稔嗚呼此邦之人戴善利侯之德其可以怠

十月望軍守襄陽王之望書 漢濱集

洗心堂在蒙泉北卽舊皇華館紹興中參政王嗣建
大清一統志

蒙泉二大字紹熙壬子鄱陽張垓書十月旦日臨川陸
九淵立

紹熙或誤作紹興非是

噴玉亭記縣令汪振撰紹熙三年

碑尙存

蒙泉極湖陰之勝自唐李德裕以下前題後詠實在崖
壁類以毓金蓮產珠玉與泉之清泚爲美自方沼而南

泉微西行有亭跨其上古柳在旁勢若臥龍泉繇沼以
出瀉爲曲澗徐折而東惜未有表而出之者紹熙壬子
八月鄱陽張公衣繡行屬部至是慨然歎曰蒙泉佳處
獨在是耳渟爲沍溢爲沼孰處無之非遇風號雷厲霜
飛雪捲無以見其奇迺命工增置其亭環以巧石徙巨
石屹立中流以助洶湧泉益有聲終日潺潺如在三峽
之上石間奔迫激射宛若噴玉於是以噴玉名亭且親
灑刻石又從而詩之與郡守陸九淵夜坐亭上林木旣
靜水聲愈清顧陸公曰不如是無以見金聲玉振之意
是夕不雨而水遽溢非公有以發泉石之秘而山靈亦

爲憚豫耶自是驟增佳致觀者益衆憑闌臨流神思蕭
爽久而忘歸日薄西山暝色入座舉杯以邀明月竹影
零亂水月相照寒光逼人不知領略則若背馳而不相親今自
景互古猶今昔人不知領略則若背馳而不相親今自
表而出之泉鳴谷響沫飛濤湧無非奇趣蒙泉諸景孰
勝於是哉公襲吳園先生之後凡事綽有渠獲澹然不
以聲勢自居單車行道從者無譁田野間值父老輒下
車問疾苦遇佳山水處且行且詠以醜景物暮宿郵亭
率然燈觀書至夜分乃寐平居以誠信自持有禱輒應
時秋雨妨農收默禱於蒙泉玉泉隨卽開霽所至多平

反不動聲色而闔部清肅又能從容指顧其題品及於
泉石與夫仗鉞持斧之威擊搏摧裂所過騷動者氣象
固不侔矣是不可以不書公名垓字伯信

上泉題壁

上泉在荆門州北三十里其泉上湧因名石壁題記
凡三則

淳熙戊申中元後二日蘭坡到此偕口季沂何公直
凡四行行五字八分書

余守江陵之四年徙襄陽幕屬廬陵胡渠仲方追送至
此篝火遊泉上比曉再至益不忍去泉深無底環以蒼
崖古木陰森薄人視蒙泉猶人境也迺口仲方書之崖
壁嘉泰改元夏四月辛丑遂寧楊輔嗣勳
凡十行行八字正書

上泉山下石叢叢小似飛來天竺峰草木自腴巖自秀
幽姿不肯入塵中碧玉潭深黃玉花蓮經聽徹便爲家
憑君爲我頻膏雨長使村村足稻麻簡池劉光祖自襄
陽帥爲京湖制置使過荆門聞上泉之勝攜家來遊嘉
定五年二月九日

當陽縣

玉泉寺智禪師碑隨開皇中當陽令皇甫昆撰

玉泉寺在玉泉山在當陽縣西三十里 大清一統志

蓋聞乾元資始三辰著象於天坤道資生萬物動行於
地皇王於是建國賢聖所以垂文起名教而莫同制威
儀而有別至於畫卦觀爻蓋取隨時之象綜經織緯口
通爲政之辭大禮同和大樂同節安上治民移風易俗
斯生前之事略矣可言死後之問仲尼弗語縱使絳雪
縈空元霜拂樹餌金丹而九轉吞玉髓而千年乘雲也
駕五色之元龍遊漢焉控三山之素鶴逍遙瑤臺之上

容與珠闕之間未窺解脫之門終趣蓋纏之境唯正覺
淵沖真如妙有不生不滅無相無言隨緣應質則□□
成形隨類觀音則因聲亦說故有白銀千尺之□□金
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四種悉檀之義神通自在慧
力無窮因導化行開示晤入皈依者盡發菩提迴向焉
普登常樂是以獼猴建塔遂生忉利之天野雁銜華復
往彌陀之國豈直日藏沙門孤遊正道月光童子獨見
如來四生因茲度脫六道藉此昭蘇實火宅之高車昏
河之大筏若乃周室昭王之世影奪恆星漢朝明帝之
時光夢如日使旋西域化漸東都寘像南宮申心北面

自摩騰入洛羅什遊秦名教更宏道風漸熾經臺像閣
寶塢香山麗溢巖阿綺盈都邑豈期後魏真君之歲後
周建德之年靈廟一除伽藍再滅形容廢毀文字散遺
響落瓊鐘聲沉寶鐸修禪耆舊卷其舌而不談護戒先
賢改其形而晦影世絕調心之路時虧汲引之塗無出
世之津梁失生民之大望我隋皇帝乘乾御宇握鏡披
圖友愛蒼生君臨赤子天地同其大德日月合其重光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除暴亂致太平張四維朝萬
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正道無爲區寰有截闢泥洹之
路開般若之門宣十二分之經流四千年之法精勤耆

舊捨俗歸僧淨住初童持心秉戒非直法輪再轉法鼓
還鳴四海於是無虞兆民因而有賴委羽乘毛之國慕
風化以來庭靈禽嘉貺之祥應圖書而萃苑巍巍也非
境智之思量蕩蕩乎豈言談而能盡玉泉寺者基此山
焉智顛禪師之卜居也敕旨正名著額其山崑崙嵯峨
崎嶇崩嶷峰疑偃蓋巒似覆船巨石窮奇之象洪崖謫
詭之形岡曲抱而成垣水滌洄而結乳□□□□
鸚啼碧樹之間日月爲之蔽虧霄液由之散聚前瞻江
路仰望荆岑左帶昭邱右通巴峽禪師本姓陳氏潁川
人也少稟生知童真剃落從師南嶽蘊道天台睿智洪

才之響非直播於江南知幾妙辨之聲固亦聞於河朔
皇帝口子太尉公晉王性稟孝慈情包惻隱能臣能子
匡國匡家蘊神機之智垂汎愛之心布君子之心偃生
民之草往以僞陳納款受律行師策妙指蹤威稜江海
遂尅定金陵化平銅柱三吳霧卷百粵塵清師乃因王
利涉王遂因師受戒師至此而投院王奏聞而起寺於
是異域才情之客慕其道而宏臻他鄉鍊行之僧味其
風而雨集師精研道理盡意談元語證禪衷心開定本
幽宗博義若挹海而無窮辨句清辭似懸河而自瀉居
朋之友雖盈量以爭販處少之徒從窮崖而莫反爾乃

信心檀越積善通人咸施一材俱投一瓦憑茲衆力事
若神功營之不日而成飾以經時而就層臺迴閣複殿
連房寒暑異形陰陽殊制雕簷繡栱與危岫而爭高鑿
礎鐫基共盤巖而等固風光出其戶牖雲霧生其棟梁
華炫耀於金盤氣芬芳於玉樹工圖相好湛若金僊匠
寫真容凝如滿月殿起三層之柱簾懸自響之鐘堂開
千葉之華蓮捧飛來之座燈光不滅灌海逾明刹柱俱
低承幡自舉吉祥柔滑之草爛熳依筵逆風和氣之香
氤氳滿院斜通洞穴直注凝泉色似琉璃味同甘露波
投鷓鼎浪瀉陞堂飲腹消痾洗軀愈疾石柱銅梁之狀

影如蓮池桃源菊浦之華香浮柰苑可謂山類耆閣寺
同離越似龍宮而出見疑鹿野以飛來竊以前王鑿鼎
惟論體國之功令共刊碑永記菩提之道余任宰屬城
寺居所部文雖寫意書不盡言其詞曰

二儀開廓四氣氤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通賢通聖明
后明君隨機設教觀化垂文樂章旣造禮儀方制定彼
親疎決茲疑滯披圖辨物屬辭明例唯化一生不論三
世元都玉簡紫闕銀經解尸遺骨飲液吞精乘龍萬紀
控鶴千齡終非實相猶是塵情唯有大雄湛然常住不
生不滅無來無去千門妙旨一音演諭度脫衆生涅槃

雙樹夢通劉后感應姬王恒星掩曜滿月澄光寫形東
國指聖西方慈悲願海善逝津梁法顯還晉摩騰人洛
花散經臺香流像閣釋教鬱起桑門盛作露炫珠幡風
吟寶鐸真君建德運鍾滅道淪沒四生毀除三寶我皇
啓聖德侔蒼昊妙法更宏真儀再造陳氏僭號王赫斯
征勾吳霧捲闕越廓清因逢智者延謁山庭珠生浮漢
玉出口荆華峰崑屹石洞淵懸芬芳菊浦滴瀝瓊泉盤
渦似谷覆嶺疑船來儀晏坐觸地蕭然妙辨悉檀深窮
般若緇素雲會挹其河瀉或施之材或投之瓦經始不
日翻成大厦更起龍宮還閣鹿野山連紫蓋江抱黃牛

西臨月峽東接昭邱春牕夏牖水殿山樓旃檀圍繞琳
碧還周塵吐芙蓉龕懸石鏡白毫相好紺髮輝映銀鷲
徘徊錦鱗游泳騰猴心靜怖鴉影定猗歎哲王命也蕃
屏自天生德孝誠俱秉旦奭非儔間平詎并出總連轡
入調鐘鼎構此伽藍實資力請魔殿嚙噬須彌鬱律條
覩劫終俄看燒訖豈如彼岸生死皆出金石不朽天地
可畢鐫勒巖阿永垂懋實

按玉泉寺之建此碑敘次甚明所云憑茲衆力事若
神功者是也而釋子故神其說以誑愚民而無識者
從而信之於是董徒著之於記有夜分忽與神遇之

言釋齊已見之於詩有玉泉神運寺之句趙忠義形
之於畫有關將軍起玉泉寺之圖而弇州續稿題關
將軍四畫創玉泉亦居其一蓋惑者至今未已也因
錄此碑為附其說於此

玉泉寺隋鑊

文曰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縣
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秤三千斤永充玉
泉道場供養

玉泉二碑在當陽縣一邵子明一李安期 輿地碑目

殿左有吳道子畫大士像碑作天男像衣褶最古 珂雪

齋集

圓臺山殮霞觀碑盛仲述撰庾遠書仁壽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立

寶刻類編

餐霞觀碑陳宗遜撰庾遠書在當陽縣圓臺

輿地碑目

圓臺山在當陽縣東六十里上有餐霞觀故址

明統志

國師玉泉寺大通禪師碑張說撰起居舍人兼知中書
舍人吏部侍郎修文館學士容州都督盧藏用分書開
元十四年四月建 寶刻類編
碑在玉泉山東七里楞伽峰北度門寺

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哉
卽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
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
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損授佛身誰其宏
之大通寶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
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縣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

耳應王霸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爲諸生遊問江表老莊
元旨畫易大義三乘經綸四分律儀說通訓詰音參吳
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旣而獨鑿潛發多問
旁施遠如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禪
師禪門之法久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慧可
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宏忍繼明重迹相承
五光乃不遠邇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與
真乘同徹盡捐妄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有
師而成卽然燈佛無所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年
不舍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

之并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泉名
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峰度
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
人覩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多
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千味道三千不過
是也爾其開法大略則慧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
也品均聖凡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發
慧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遞爲心要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觀君肩
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

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
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秘旨每帝王
分座后妃臨席鷓鷯四布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
默而心降時診饑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於象
緣萬籟各安於本分非夫安往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
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寘寺曰度
門尉氏先人之宅寘寺曰報恩軾聞名鄉表德非儼局
厭誼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旣聽中駐久矣衰憊無他
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
中顧命趺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天

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末
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
水背椽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
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喪侯王歸期三月二日册謚大通
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緩反葬之期懷
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
龕仲秋旣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宿心太常卿鼓
吹導引城門卽監護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泣金擁登
高停驂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幡花百輦香雲
千里惟十月哉生魄明卽舊居後岡安神起塏國錢嚴

飾賜逾百萬巨鍾是先帝所鑄羣經是後皇所錫金榜
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
相見南荆白露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
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龍
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七人二祥練縞也咸就西明
道場數如前會萬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敵
國親舉寵費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逾
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涌
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夫
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江

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跡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指莫效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
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
密詣解却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
者無量善衆爲文爲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
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
憶瞻仰退思付屬靜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

無學

張燕公集

荆州南泉大雲寺蘭若和尚碑李華撰

碑久佚文見文苑英華

肇有含氣則鷹鷂逐鳥虎狼噬人人最靈於其間嗜欲
萌而六根動利害交而五兵作文演乾坤至於性命老
陳道德循於天下不究因緣之本不知大千之廣而內
盜方扇心塵益悖長圍合於三界猛焰流於四生乘時
雷震惟佛能救於是超六度之岸轉三乘之輪馭指南
於迷路建高燈於黑夜翻海滅焰擊山潰圍蒼生旣孤
再獲慈母人天之奉大矣遠矣微塵法門吾道一貫承
此印者歸乎上仁和尙諱惠真南陽冠族張氏也父大

禮銀青光祿大夫坊州刺史靈降右闕慶延仁宗大夫
人陳氏誦法華經屢有祥應既誕和尚體益康寧而衾
褥彌潔每啼聞誦經則止而聽之六歲發言輒諧經義
七歲誦書日記萬言默誦法華經安樂行品因捨儒學
專精大乘年十三剃落隸西京開業寺事高僧滿意意
公門人皆釋侶珪璋和尚年幼道尊以爲之冠十六受
十戒持護峻整名重京師進其經旨徧覽毗尼意謂未
圓尋文果闕乃往天竺求梵本至海上遇淨三藏自摩
偈陀還淨公謂曰西方學者亦殊宗貫假欲詮正如異
執柯因悉授所賫律集與之俱返纔二年間罔不懸解

績成手部名曰毗尼孤濟蘊始以五月十六日結夏安
居僧聞盡愕喧然雷動門人來問答曰迦利底迦星此
候門人未達旣而無畏三藏以五月十五日至京師
衆僧怪而問故三藏曰五視迦利底迦星合時來正當
日結夏耳迦利底迦星卽火星也由是緇林聳歎與聖
人合符梵僧長老尙多初至長安和尚修謁膜拜方半
多公喜曰爾非真耶畱之坐隅密付心要當陽宏景禪
師國都教宗帝室尊奉欲以上法口口歸之和尙衣請
京輔大德一十四人同往南泉以和尚爲首昔智者大
師受法於衡岳祖師至和尚六葉福種荆土龍象相承

步至南泉歷詮幽勝因起蘭若居焉地與心寂同吾定力室與空明同吾惠照射躬行勤儉以率門人人所不堪我將禪悅至於捨寢息齊寒暑食止一味茶不非時賞遇歲荒野人茹草和尚如之門人勸諭對曰順正行事亦如來教也中宗聞之將以禮召時宏景禪師在座啓於上曰此人遙敬則可願陛下不加強也擬菩提心記示心初因開佛知見升堂入室者則必親授此外物祕之立教之宗以律斷身嫌戒降心過應捨而常在無行而不息離心色則淨淨皆亦離則無生內外中間無非實際要因四攝成就五身始以上觀悟入終於蓮花正

受平等法門究竟於此師子國目加三藏來謁歎曰印度間仁者名以爲古人不知在世本國奉持心記久矣其尊稱微言冥究佛心而神局退域一行禪師服勤規訓聰明辨達首出當旣奉詔徵泣辭和尚而自咎曰弟子於和尚法中痛無少分後與無畏譯昆盧經義有不安日以求正決於一言聞者洗心每謂以法授人不宜容易從人受法鮮克有終故善來衆生悉蒙慈覆至於悟戒承法千無一焉或問南北教門豈無差別對曰家家門外有長安道又問曰修行功用遠近當殊答曰滴水下巖則知朝海又問無信根如何勸發曰兒喉旣閉

乳母號慟大悲無緣亦爲歛歔嚴而簡重慈而有威望
而能進者寡矣弟尙書右丞紹真行備乎身德及乎人
元老太保陸公象先名臣韓京兆朝宗宋兵部尙書韋行
部虛舟僉契慈緣而承善誘如其仁哉天寶十年二月
旣望北首右脇臥入禪定中夜而滅享齡七十九經夏
六十報年之限涅槃之時同於如來昔未曾有遺命門
人曰聖教無服慎勿行之弟子正知法璨等哀聞大千
感動他界先時雙泉竭大霧昏白光照室半若橫血法
門無蔭之徵也刑部韋侍郎時臨荊州躬護喪事以三
月一日厝於西巖山林變衰鳥獸號咽有意於道者莫

不擁心洒涕和尙質孤晴山神瑩澄海妙聲宣布而剛
強悽感慈眼運照而濁腦清涼使祥光洞明枯木蕃榮
得舍利於神人教天龍於冥晦其元慈幽護則病者愈
而死者生高僧遙請而帝夢叶學徒聽法而天樂下昭
聞殊方不可殫載初聞一行終天子賜謚曰大惠禪師
及和尙滅度追謚同之二方如來皆同一號此其證也
正知者閻梨持和尙心印璨法闍利轉和尙義輪以華
聞風永懷俾強名道其辭曰

荆南正法大士相傳灌頂尊記乃吾師焉備修衆善不
染羣緣法華三昧惠照無邊菩薩普門我願亦然煩惱

牙折菩提鏡懸戒比秋月法若春泉不動南楚仁周大千本來常淨自性無遷漸則生頓光依魄圓隨順生死芭蕉豈堅蕭蕭塔樹永對爐烟

李遐叔集

三星院石塔刻

在當陽縣莒堰其石柱刻云唐貞元十七年葬智壽

和尚舍利銘

輿地碑目

三星山在縣東六十里下有三星寺

石馬洞碑

在荆門軍花溪之下清溪之上五代間有斷碑尚存

輿地碑目

清溪河在當陽縣東北五十里

荆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公重建玉泉關廟記董佺撰貞元十八年

碑尙存

玉泉寺覆船山東去當陽三十里叠嶂回擁飛泉迤邐信荆口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將軍都督荊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名口河東解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智顛禪師者至自天台晏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願捨此地爲僧房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競前擘巨嶺下湮澄潭良材叢樸周匝其上輪奐之用

則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鋒孔明謂之絕倫其於殉義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呼生爲英賢沒爲明神所寄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繫陸法和假神以虜任約梁宣帝資神以拒王琳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黃入寺若嚴官在旁無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尙書江陵尹裴均因政成事舉典從禮順以爲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祐我蒸庶而祠廟墮毀廡懸斷絕豈守宰牧人之意耶乃命口令張愜始經其事爰從舊址式展新規爨廬博做容衛端肅唯曩時禪坐之樹今則延袤數十圍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之日白龜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爲異也尙書以小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增創制度則列於碑右貞元十八年辛卯

加封英濟王勅淳熙十五年

碑尙存

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沒為神明互古今而不朽荆
門軍當陽列神壯繆義勇武安王名著史冊功存生民
一方所依千載如在凡有禱於水旱雨暘之際若或見
於焄蒿悽愴之間英烈巖巖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
益新爰啓王封仍加美號豈特顯爾威德之盛亦以慰
此邦父老之情尙祈靈助服我休顯可特封壯繆義勇
武安英濟王奉勅如右牒行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

荆門軍景德玉泉禪院唐賢留題詩序碑宣德郎大理
 寺評事監郢州酒稅張田撰朝請郎守大理寺丞簽書
 判官廳公事張仲回篆額朝奉郎太常博士知軍事管
 內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謝顛立石慶曆八年
 碑今存

田少與中州士人遺名者第天下佳山水或道荆門之
 玉泉昇之棲霞齊之靈巖台之國清諸寺以為四絕景
 德中天子知其地勝異率詔召擇名僧居之又以年紀
 表其額故結方外之遊者迹或不至不足為好事慶曆
 七年冬田自武當再謫郢且走荆州寧母兄荆距玉泉

才再宿心竊幸之意平昔之慕今遂適焉明年春始造
山山之雄迤崛起上薄氣象長松萬株夾道十里如六
師介胄申令既定奮然將作高盤孤撐虎鳳軒翥寺挂
巖腹翠微旁來危樓橫橋下走清籟一逕西北玉泉之
源纍纍明珠直出數竇風霽日皎鑿人毛髮時無友人
獨攜二三子畱山中攀幽擘勝下上晦顯或嘯天外却
醉水邊令人羞恥之郢之明日道出軍下軍守曲臺謝
公好古博雅君子也喜田之遊且曰玉泉予之境土恨
守符未能往前使寺僧錄唐賢畱題自曲江而下止近
代浮圖齊己才得八篇僧云異日詩殊多第往有大水

漂去予惜其遂散亡欲鑱石以紀其事子爲我序焉敢
拜命因道山之崖略八年七月七日謹序

祠紫蓋山塗經玉泉寺 張九齡

指塗躋楚望策馬傍荆岑稍稍松篁入泠泠礪谷深觀
奇逐幽映歷險忘嘔欵上界投佛影中天揚梵音焚香
懺在昔禮足誓來今靈異若有對聖本作神僊其本作真可
尋高僧聞逝者遠俗是初心蘚駁經行處猿啼宴坐林
歸真已寂滅畱迹豈堙沈法施本作地自茲廣何云千萬

金

冬中至玉泉寺屬窮冬冰閉崖谷無色及仲春行縣復

往焉故有此作

靈境信幽絕芳時重暄妍再來及茲勝一遇非無緣萬

木柔可結千花敷欲然松間鳴好鳥竹下流清泉石壁

開精舍金光照法筵真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復此灰

心者仍追巢頂禪簡書雖有畏身世亦俱本作相捐

陪張丞相祀紫蓋山涂經玉泉寺 孟浩然

望秩宣王命齋心待漏行青衿列胄子從事有參卿五

馬尋歸路雙林指化城聞鐘度門近照膽玉泉清皂蓋

依松憩緇徒擁錫迎天宮上兜率沙界豁迷明欲就終

焉志先本作恭聞智者名人隨逝者没山本作波欲本作逐覆

船傾想像若在眼周流空復情謝公還欲臥誰復本作與

濟蒼生

畱題玉泉寺本題破山寺後禪院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路本作逕通幽處禪房花木

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本作俱寂但餘鐘

磬音

此首誤收

畱題玉泉寺本獨遊玉泉寺白居易

雲樹玉泉寺肩輿半日程更無人作伴惟共酒同行新

葉千萬影殘鶯三兩聲閒遊意未足春盡有餘情

詩係太和四年三月三十日作乃分司東都時也太
平寰宇記玉泉寺在河南縣東南四十里玉泉山此
以寺名相同誤行收入

留題玉泉寺 周朴

寺還名玉泉澄水亦遭賢物尙猶如此人爭合偶然溪

流雲斷外山峻鳥飛前本作還初日長廊下高僧正坐禪

朴尙有宿玉泉寺作其爲此地與否未知其審

題玉泉大師智者影堂 僧齊己

大化終華頂靈蹤示玉泉由來負高尙獨向好山川洞
壑藏諸性杉松列曙煙千秋空樹影猶似覆長禪

己丑歲十一月二十六日因禮大師真迹獲見張丞相

孟襄陽二公聯唱詩版遂有降歎而作是詩

雙韻高懸張曲江聯吟兼是孟襄陽後人才地誰稱短
前輩經天盡負長勝境飽於閑採拾靈蹤消得正思量
時移兩版成塵迹猶挂吾師舊影堂

李元叔墓誌銘黃庭堅撰元符元年

文見本集

元叔姓李氏諱堯臣世爲長林人元叔父諱某力田治
生以致富饒而使元叔從學同郡人子弟登科冠蓋行
道上嘗有可願之色元叔居太學數年舉進士不効無
以歸報因入粟調歸州秭歸縣主簿而歸未幾丁父憂
終喪遂不復仕母夫人春秋高性剛識明治家有法元
叔承顏養志秋毫不違內友愛二弟厚薄如砥外接士
大夫賢者盡禮來者滿意以緩急叩家者未嘗辭以故
也親近交遊仰之以喪葬特之以昏嫁待之以炊者至

不可數歲凶躬行閭巷飢者與粟疾者與醫掩不祭之骨至不可數浮屠人爲塔廟者資之以落成去家學道者倚之以除鬢髮至不可數湖南北號曰荊州元叔云經營鄉學數年乃就不遠方來之士延賢者以爲師友割田毛以奉之曰此先人之志也里中少知詩書元叔之力也元叔天資樂易讀書與人寡怨士大夫蒙急難之義他日或負之客有道其事元叔則笑則歎後有謝之與歡如初元符之元年夏六月朔旦入侍母夫人有不忍去之色退而論家人曰人生或存或亡敬其所敬愛其所愛則生者可託死者無憾亡者復生存者不愧矣

又常所與往來爲酒食以招近者厚往以問遠者人不知其所謂其壬午過鄉校勸子弟癸未夙興又近見諸生少焉假寐不時就食諸生乃驚奔告其家家人至則起坐曰趣具衣衾吾逝矣遂寐弗興享年四十七來哭者無不盡哀初娶王氏繼娶張氏庭堅姊母之女也二子曰道曰邈其弟漢臣以其冬十一月葬元叔於月光山從先君之兆而來請銘於戎州余於元叔有連又相好實泣而銘曰

嗚呼元叔有親能子有弟能兄有財能用有友能誠仁
霜枯骨義及孤憚是宜耄老忽其隕傾母哭妻啼以哀

顯天弗貴弗年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其尚信然

山谷集

李仲良墓誌銘黃庭堅撰崇寧元年

文見本集

君諱漢臣仲良字也世爲荊州著姓傳其上世嘗有陰德於其鄉里故久而不衰始君之兄元叔取余張氏姨母之女因與往來及余以史事得罪遷黔州雖平生親舊於稠人廣衆中忽有人言黃魯直皆瞠若也而余過荊州無問水陸所從出經理其生資至無不足然後已余在巴楚間數歲元叔遣使來衣食我留童僕給使令恩若兄弟不幸元叔夫婦相繼歿此時未識仲良也竊念流落無歸時失李氏之助也其後仲良修故事不減

元叔時及余蒙恩東歸見仲良於荊州魁梧長者也與之游久而益可喜余病荊州仲良三來問疾不懈別去數月聞訃凡余與其交游莫不哀也仲良初試太學求科舉不遂乃游駙馬都尉曹詩門用公主特恩仕郊社齋郎調漢陽尉獲湖中盜數十人或曰此可市美官君曰吾寧殺人以為利耶卒核實水爭魚鬥死爾再調上饒尉中書舍人姚勔謫守信州民有訟水累年不置者姚心有所主名以付君推之君曰一姓專利而餒十家豈賢守意哉姚初怒而終愛之遂薦授理定令以太夫人春秋高不行年四十有七卒以建中靖國元年十月

甲寅其兆在當陽縣之月光山望其先人而不同域葬以崇寧元年正月之乙酉娶劉氏生一男二女男曰遜女皆未嫁其弟晉臣請予銘庭堅曰仲良遊不廣仕不達故可傳者少然遊擇人仕擇義亦可以銘銘曰

嗟乎仲良其才可以頡頏於世其義可以長雄於鄉不展不熾奄忽就木我銘送之尙閱陵谷

山谷集

名公題品碑釋寶口撰皇慶二年

碑尙存

皇慶改元王子歲春孟玉泉當代住山佛光慧日普照
永福大師鍾山長老捧鎮山壽亭侯印龍眉虎角繪寫
寺圖赴宣政院蒙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尉平章政
事會福院使宣政院使安普口公導趨鳳闕口覲龍顏
捧一瓣香祝萬年壽親聆天語顧問丁寧宣賜金杯甘
露馬乳奏降御寶聖旨護持住山謝恩而歸爾時姑蘇
雪巖堂上止巖禪師同在京師賦詩餞別錦還荆楚榮
播江吳遠近禪門次韻贊慶繼而荆門太守奉直杜公

州判忠翊李公洎諸名儒賡和盈軸通泉懶翁先生妙
語題跋增重禪林寶口藏拙西口獲覩盛事歡喜踴躍
亦曾續貂邇者下缺當陽達魯花赤那懷忠翊公勸口
立石口口原起斐口直述口於口云癸丑歲皇慶二年
良月既望

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
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
漁者得之入於潭府以爲闕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
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詳見司馬知白玉泉壽亭侯印記南雄守黃
兌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爲作記而復州寶

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
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
壽亭侯印今藏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啓慶元二
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
予以謂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旣以封雲長不
應去漢字又其大比他漢印幾倍之聞嘉興王仲言
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
當卽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
奉廟祭其數必多其流落八間者尙如此也予爲黃
叔啓作辨跋一篇見贅藁容齋四筆

關王廟碑無撰書人姓名將仕郎汴梁路許州判官普
顏立石至正十二年五月

普顏姓李氏陝西平涼人文稱王薨於章鄉今當陽
縣玉泉山也今號大王塚每歲清明鄉人相率上塚
如祭掃之禮宋荆門守臣王銖始建祭亭環垣樹松
柏紹聖三年五月賜廟額曰顯烈東廟曰昭貺卽侯
子平也俗呼爲三郎荆楚之人相傳顯烈六月二十
二日生昭貺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賽者遠近
輻輳焉案王之生日不見於傳紀碑所據者荆楚相
傳之說今祀典遂以五月十三日爲王生辰矣文又

云大元分樞密院知院總兵官南征至許昌南安營
於至正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遣本院經歷文林郎
和尚詣廟致禱施財增修廟宇攷元史順帝紀至正
十一年五月壬申命同知樞密院事禿赤以兵討劉
福通授以分樞密院印九月壬子命御史大夫也先
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總率大軍出征
河南妖寇十月癸未命知樞密院事老章以兵同也
先帖木耳討河南妖寇此稱知院總兵官當是也先
帖木兒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

關忠義辭曹公表碑嘉靖三十七年

碑在當陽縣關廟知縣李應魁立石

竊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
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某昔有言主存
則歸主亡則輔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劉主之恩光丞
相新恩劉主舊義恩有所報義無可斷今主之耗某幸
已知望形立相覓跡求功刺顏良於白馬誅文丑於南
坡丞相厚恩滿有所報每畱所賜之資盡在府庫緘封
伏望台慈俯垂照鑑漢壽亭侯關某頓首拜書辭丞相

曹公府下

此明人因蜀志本傳有拜書告辭之語而作偽也辭
曹係建安五年事而曹之爲丞相乃在建安十三年
不應遽有此稱且與曹書尤不應指言曹公也以文
醜爲文丑南坂爲南坡似未覩史文者道之在天者
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本管子樞言篇語乃點竄入之
而耳食者遂以爲真出忠義之口至彙入古文選本
張重華錢東澗各有辨正

遠安縣

廢汶陽觀碑在遠安縣大通五年荊州刺史湘東王繹

撰太平寰宇記

桓温平蜀以臨沮西界水陸紆險行逕裁通南通巴
巫東南出州治道帶蠻蜒田土肥美立爲汶陽郡以
處流民南齊書州郡志

青谿山館碑梁元帝撰

青谿山在遠安縣南六十五里

太平寰宇記

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

荆州

記

原夫法家莫過於天地著明莫過於日月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咸秩無文所以名山致祭峻極於天青谿山者荆南之中岳也隱隱干霄亭亭無際雲蓋三層如在帝臺之側桂林八樹非異景山之傍輕霞旦起影落照於陽谿清風遠至響猿鳴於巫峽西臨百丈之穴南帶千仞之水洪源湛淡長波縈複

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谿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卽青谿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於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谿爲名尋源浮谿最爲深峭盛宏之云稠木旁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崖恆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日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棲託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青谿又東流入於沮水

水經注

崇封龍女記朱震撰

龍女祠在青溪山政和四年荆門夏旱禱昭靈龍女祠下雨隨至屬縣沾足詔易號曰靈貺封通惠順濟夫人

大清一統志

